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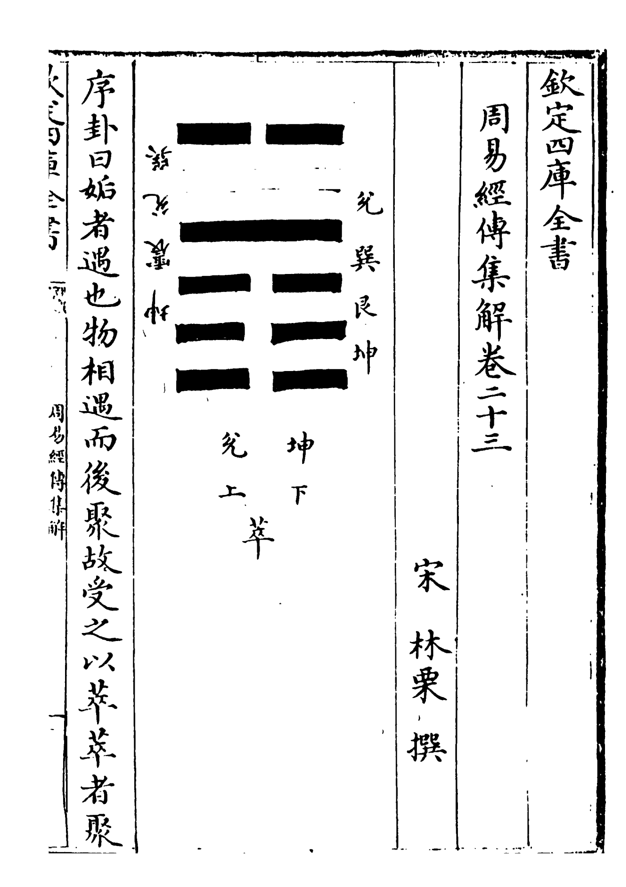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史廷颺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三

宋 林栗 撰




坤下
兌上
萃

序卦曰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

也
萃之成卦姤之變也自姤之萃巽反為兊乾變為坤上下相易而成也巽反為兊居卦之上則女壯之甚矣乾變為坤居卦之下則君子道消矣是一陰之長而至于此也然小人之羣居莫能統一烏能聚哉是必有遇乎剛而後聚也是故萃有九五而六二萃之有九四而初六萃之六三上六莫能相聚亦惟二陽之所萃而已矣是故大小畜大有豫萃比此六卦其

義一也或問曰何以言之曰陰之求陽陽之求陰物之情也陰衆而貴陽陽爲之主矣陽衆而貴陰陰爲之主矣大小畜大有下體皆陽也豫萃比下體皆陰也陽富而陰貧陽實而陰虛陽剛而陰柔陽强而陰弱富者貧之所求也强者弱之所恃也陰之所以主乎陽也虛者實之所赴也柔者剛之所靡也陽之所以主乎陰也是故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上皆愚而獨智則智者尊若皆勇則能怯者不得不上皆智

則能愚者不得不尊矣此大小畜大有之所以能畜有衆陽而豫萃比之所以能和聚衆陰也或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大畜有二陰萃有二陽何謂也曰五為之主而四為之輔是君臣同德同心之象也陽之所以畜而陰之所以萃也曰然則小畜之一陰豫之一陽位皆在四何也曰四實能之而五實任之是大臣輔少主任天下之重也陽之所以畜而陰之所以豫也是故兼乎大有與比之義者商周之主得天下

而君之也兼乎大畜與萃之義者湯武之君而伊周之臣也兼乎小畜與豫之義者太甲成王之君伊尹周公之臣也論其淺深則豫不及萃萃不及比小畜不及大畜大畜不及大有比與大有所謂得中而上下應之也是故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不若火在天上无所不照也雷出地奮為豫澤上于地為萃不若地上有水无所不周也不明乎象難與窮理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下坤上兊成卦曰萃者初為坤二為艮三為巽四為兊坤順也兊說也順以說斯為之萃可乎曰未也說而順其卦為臨說而巽其卦為中孚巽而說其卦為大過今順以說而謂之萃其所以别之何也為其有

艮巽之象焉艮止也巽入也止則不行入則不出斯
以謂之萃矣是故九五在上而六二應之則艮兌之
合也此其所以爲萃者也故子曰萃聚也順以說剛
中而應故聚也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何
謂也曰萃有二義有萃人者有萃於人者萃人者莫
如九五萃于人者莫如六二也九五王也假大也王
大有廟者七世之廟非諸侯之所得有也自四以下
有七廟之象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廟也者鬼

神之所萃也民也者鬼神之所依也有民斯有廟有
廟則神獲所歸矣王者既受天下之萃乃立宗廟以
報本反始焉然則王假有廟者得四海之歡心以事
其親萃人者之亨也六二臣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之
所歸往也二五有艮兌之象焉感應相與不約而孚
是以利見之也夫國也者臣民之所萃也君也者臣
民之所戴也得其所萃則安存失其所戴則危亡僇
辱隨之矣然則利見大人者得天下之主而歸之萃

於人者之亨也故曰利貞貞者正也六二之於九五可謂正矣以此爲貞利孰大焉故子曰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亨字亦當作享釋二享之義也後人以廟有享祀之義故訛爲享於文无害學者詳之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何謂也曰萃有二陽四陰之所聚也初應在四二應在五是其所以聚也三上皆柔莫能以相萃三近於四上近于五是其所以聚之也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下之動未有

不貞夫一者也初與三之萃于四也豈將分九五之民哉五非四无以萃初與三初與三非四无以萃于五凡四之所萃爲五萃之也初與三皆有坤體坤爲牛故有大牲之象夫物之豐儉必稱其禮禮之隆殺必稱其情用大牲云者言致誠而盡禮焉爾九五之王天之所命也雖欲不萃不可得也初與三之往於五也本非其所孚苟不致誠而盡禮則懼五之不納故必用大牲如王之享帝也利有攸往不亦宜乎若

二既已孚之則利用禴而已矣故子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夫子既釋彖辭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初與二以應而萃三與上以无應而萃豈非天地萬物自然之情也哉善觀此者其必有以萃天下矣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我无以與之其肯我從乎說者或謂陰與陰聚陽與陽聚則失其吉矣或曰然則初六

六三皆坤也上六六三皆巽也九四九五皆兊也其所以皆萃於五何哉曰一陰一陽則謂之合五陰一陽則謂之比今四陰二陽而謂之萃者豈非方以其類故與是則昏亂之時小人嘯呼而豪傑出焉斯其象也若夫所應比而又无相求之義則亦不可得而聚矣故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天地萬物之情夫豈外是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者兑也地者坤也水之聚者澤也澤上於地其所聚者富也是以謂之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者懼其涌溢而爲災也或曰澤上於地是涌溢之象矣而以爲不虞何哉曰澤之旁有餘地焉水潦之至則澤上於地自其常爾若夫浩浩湯湯則書之所謂滔天易之所謂澤上於天者也澤上於天其勢必決故施祿及下者取象焉澤上於地有時而決故除戎器戒不虞者取衆焉衆之所聚爭之所起也可不戒哉

雜卦曰萃聚也

萃之成卦以四陰二陽而成其在六爻以陰聚於陽為義夫陽剛者人之所聚也陰柔者聚於人者也為上者人之所聚為下者聚之於人者也九五之有位九四之不當位而皆為无咎為悔亡者為其居上而能萃物也初六之不終六二之用禴六三之无攸利而皆為无咎者為其居下而得所聚也若夫上六處非其據而亦不失為无咎者則以其體巽而居柔不

安於上而已矣然萃之言聚也聚則强散則孤是故

萃之二陽其居剛者應萃之義其居柔者能萃而不

居矣此五之所以爲悔亡而四之所以爲无咎者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四震

免也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初之所孚者四也有

坤震之合焉四在臣位能萃而不居是有孚而不終

也初孚四而不終將萃於五五既遠而非應而初之所居又剛也是以其志惑亂不得已而後萃焉故曰若號一握為笑夫九五者天之所命也民之所歸也順之則存逆之則亡就之則安去之則危是以初六之萃如號咷之人則握其手而為笑也四五皆兊體兊為口舌故有先號後笑之象焉故曰勿恤往无咎既孚而不終既亂而又萃既號而又笑其可以勿恤乎敬恭以往得其所萃斯為无咎矣彖之所謂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者也而子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爻之言亂豈初六與九四為亂者哉謂初萃於四而不見荅茫然不知所歸故其心志惑亂耳如比之初六无九四之應故直言有孚比之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兌故曰引吉无咎二之所孚者五也有艮兌之合焉然其萃於五也必涉乎四四引之而進斯為吉矣初六

以其應在四故至于號六三以其比於四故至於嗟惟六二中正孚于九五雖為四之所引而不失其所萃又何咎之有哉故曰孚乃利用禴禴祭之薄者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是也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薦於鬼神若誠信未孚而用簡薄之禮則有慢神之罰矣是故萃之用禴惟六二為可若初六六三則用大牲而後吉也子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言六二居中其志未變是以引之而无咎矣若初

六之號六三之嗟則九四之所不納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下體為坤上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承於九四四震兊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三之遇四有震巽之合焉故曰萃如四不當其位避而弗納故曰嗟如與初六之乃亂同也三萃於四既非其應用不克終不如利見大人而萃之徒自

傷嗟亦无所利矣不若往萃於五為无咎也故曰往无咎小吝三應上而不答從四而不終然後往而萃五不亦吝乎以五為萃之主得元永貞之義故三之為吝也小而得其所萃為利也大矣故子曰往无咎上巽也三與上皆巽莫能以相萃是以往而萃五為无咎矣學者未明四象八卦之義觀此象辭其少悟乎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下體為震上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乘乎六三二爻皆坤而三又巽也承乎九五五亦兌也故曰大吉无咎坤巽與兌皆柔也所謂方以類聚者也而四有震焉故能不接諸陰而上承九五也或曰然則九四曷不為萃之主歟曰以九居四不當其位能萃而不居非與九五爭民者也此所以為大吉无咎者也若以九居三則當位而與五敵矣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孔子曰大吉无咎位

不當也說者皆謂九四須大吉乃得无咎葢緣象辭有位不當之語不知九四之所以大吉无咎者以不當位故也大吉則无咎矣豈有大吉然後无咎乎若以不當位為四之咎然則四之所以大吉者何從而得之也或曰茍如所論既曰大吉何必復言无咎乎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嫌其若有咎故以无咎明之也夫聚則有黨有黨必有爭今萃以二陽而聚四陰是則爭之形而亂之所起也九四不居其位使四陰皆

萃於五然後能聚以致亨豈非善補過之云乎是以萃之六爻皆言无咎而四言大吉无咎者明萃之无咎皆九四之功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允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之艮故曰萃有位无咎位也者聖人之大寶也以九居五可謂有其位矣然以謂吉之則五之所孚者不過六

二而已以五萃二无咎可也非所以含洪博納為大君之道也故曰匪孚元永貞悔亡元者始也永者終也匪其孚所以謂諸陰也五必不有其位使始終四陰皆貞於我則悔亡之道也是故萃於九五萃之正也无所不萃九五之正也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斯之謂悔亡矣故子曰萃有位志未光也由萃而比則光矣比之九五是謂顯比比之言附也萃之言聚也聚則有未必附者矣比之彖曰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其

五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无陽惟五之比而巳矣然則萃之九五茍有其位未光宜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巽也以隂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五之兊故曰齎咨涕洟无咎上配在三三亦巽也二爻皆巽有坎象馬而挾乎二剛皆兊體也坎為憂傷兊為口舌故三有嗟如之象而上有齎咨涕洟之象焉齎咨涕洟者不安其位而憂傷也夫上者萃

人下者萃於人上六以陰柔居五之上處卦之窮是其无萃人之才物莫之與而不能萃乎人者也是以其窮至于齎咨而涕洟焉與比之上六无首同義然比之上六遂成於凶而此爻終於无咎何也曰比之世一陽正中天下莫不比矣而陰乗其上有後夫之罪固已不容於誅矣萃之世天下方聚以求息肩之所而上有二陽初六號而後笑六三嗟而後往六二之孚猶懼其變然則上六之非據寧可以深誅而亟

絶乎苟能齎咨涕洟不安其位惴然而改斯可以无咎矣故子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萃反爲升而初六有允升之吉矣上之无咎不亦宜乎

兊 巽 艮 坤

坤 艮 巽 兊

巽下
坤上
升

序卦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之成卦萃之反也自萃之坤升反居上兊反為巽二五相易而成也坤本下也反而在上則必有升於其下者也兊上窮也反而為巽然後有升之象也坤土也巽木也木生於土中是以謂之升也夫衆之所聚必有推戴而為上者是故謂之升然萃以九居五不可復升矣反而居下上遇三陰莫能禦之故得遂其升也全卦之體有木升之象根幹枝葉具焉或曰巽自為木未嘗合坤何也曰巽入也言其根幹而不

言其枝葉也若夫震之為木則自幹以上者見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下巽上坤成卦曰升升者初為巽二為兌三為震四為坤巽巽也坤順也巽而順可以升矣然非兌以說之震以動之未有能升者也巽木也坤地也地中生木可以謂之升矣然非澤以潤之雷以暢之未有能升

者也夫沈滯者陰之質也升騰者陽之氣也坤巽皆柔而所以為升者得其時而已矣何謂時兌震是也震者春也兌者秋也凡木之生歲必再茂則震兌之時也是故巽兌震坤合而後升之象可見矣故予曰柔以時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何謂也予曰升萃二卦上下反復皆有震巽兌艮之象焉震為元巽為亨兌為利艮為貞四時之序也大人以此而能萃物以此而升為人上也升言元亨萃言利貞者

互文也其為剛中而應則同也升以九居二故曰元亨萃以九居五故係之利貞也故子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用見大人者用字恐或為利大人用此而利見也由小以至大自下而升高其可以勿恤乎巽東南也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離離南方也萬物皆相見之時也自南而征斯為吉矣故子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以三配五是謂有慶以二升五是謂志行虞夏之帝商周之王應其

義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者坤也木者巽也生乎地中而出乎地上此其所以為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如木之升而已矣木之升也以順而地從之非逆理以求升也君子之升也以德而衆從之非悖德以求位也不覬乎象不知巽順之為升矣昔者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積小以高大

其是之謂乎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升之成卦以巽升坤而成其在六爻以自下而上往而不來為義何則升之言上也譬猶木焉有長而已不能退也上而有與則莫之咈是以吉亨上而无與其勢不求則困而已矣是故初六上遇九二則為升九二上遇九三非其所與則不可以升矣為其應乎五故有用禴之利焉九三上遇六四則為升虛邑六

四上遇六五非其所與則亦不可以升矣為其承順於五故有岐山之亨焉六五上遇上六非其所與亦不可以升矣為其既達於五故有升階之貞焉上六居五之上升而无降往而不反則為冥升而已矣是故萃之上六乘乎九五宜有後夫之凶然齎咨涕洟而卒於无咎者以其反而能聚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苟能不安於上而來聚於五又何咎之有哉故曰萃聚而升不來斯其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允故曰允升大吉允信也巽允皆柔也巽為木允為澤木升於澤雖有滋潤之益又有滅沒之患焉信能升焉不沒於澤斯為大吉矣故子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爲其與九二合志而升則有滋潤之益而无滅沒之患矣謂之大吉不亦宜乎巽爲進退爲不果是以勉之云爾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允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艮故曰孚乃利用禴升之九二萃之九五也其應六五萃之六二也艮允相與其為孚為禴均也然而不言於五而係於二者貴賤之位也九二之升五也涉乎三四未可以進苟能上下相與歷階而升斯為可矣故曰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可以无咎矣子曰九二之孚有喜也有喜即彖所謂有慶是也或曰九二

之謂大人也反不若九三之升乎曰升者巽也下三爻皆升者也總其象而言之則剛中而應所以為升即其爻而別之則九二遠於六五雖欲升而未可也至三則无疑矣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九三上體為震下體為兑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承於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升虚邑震巽配也震坤合也陰為虚坤為邑震為動故

有升虚邑之象九也者可升之才也三也者可升之時也有其才而得其時遠近丕應前无阻閡如升虚邑入无人之境孰能禦之哉故子曰升虚邑无所疑也陰柔之性多疑少決如九三之剛而體乎震是以不疑其所升也或曰彖言柔以時升而吾子乃曰九三有可升之才何也曰沈滯者陰之質也騰升者陽之氣也彖言柔者總謂其巽體也而九二九三蓋柔中之剛也柔而无剛則不足以自立況能升乎剛而

不柔則不以順道亦不能升也是故剛者升之才也柔者升之用也合而爲巽進而遇坤是以升而莫之能禦也故彖言柔以時升又曰剛中而應其可執一以求之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下體爲巽上體爲坤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承於六五之艮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以六居四下巽

上坤象之所謂巽而順者也然而上无所與亦不可以升矣巽而不爭順而不逆乃所以為升之亨也故曰吉无咎者昔太王居邠為狄所難不得已而去之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市不得已而居之不違時以妄動不悖理以求升巽乎人而順乎天周之王業所由興也迨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而民之歸周愈不可郤故詩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吉又何咎矣子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允故曰貞吉升階貞猶止也升至於五不可以復升矣五天位也升之正也以六居之順而升也以此為貞斯為吉矣為其體艮故有貞吉之象焉升之大人即萃之大人也在萃而居五故為有位在升而居二故為升階然而不言於二而係於五者以其位之不同也五天位也二臣位也既已升五而猶係於二則何

以著其升乎非常之事聖人有所難言焉是以互發其辭且正臣之位也夫天位者不可以階而升也此言升階何也曰自二而升五自地而升天故有升階之象也周之先王積功累仁以至于有天下其施設有本末其經營有先後不躐等不陵節如升乎階焉斯之謂吉也故子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乎六五之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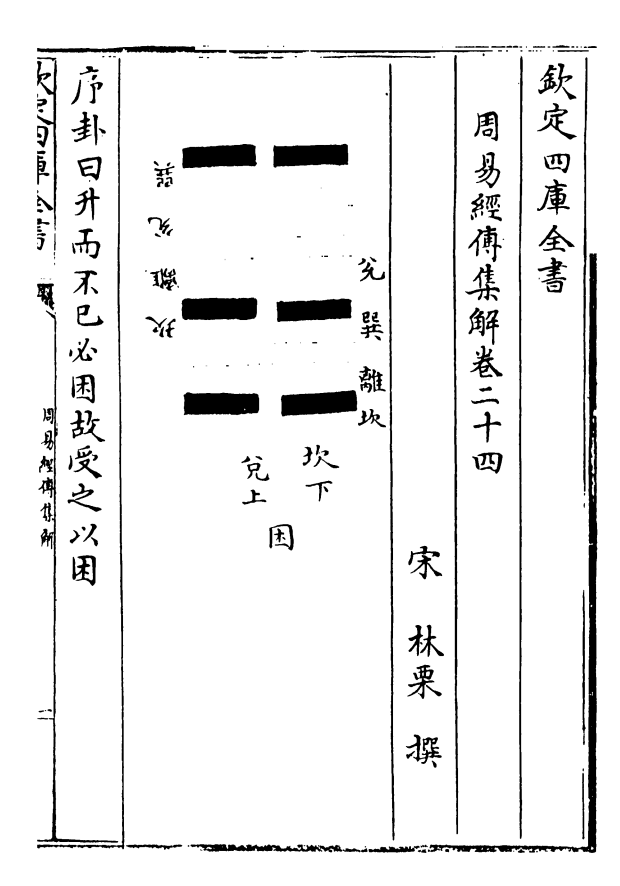
故曰冥升坤爲夜故有冥升之象冥而求升目无所覩顛隮而已矣所以然者乗乎六五往而不能來然也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息者生息蕃息也對消而言之也物之消息各以其時若逆以求升則揠而助之長上六之時純坤用事以消爲貞斯爲利矣故子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隂爲消陽爲富以六在上當消而不富之時故其升爲冥升也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四

宋 林栗 撰




坎下
兌上 困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之為卦升之變也自升之困巽反為兌坤變為坎上下相宜而成巽為木兌為澤木藏而澤見則澤滅之矣坤為地坎為水地藏而水見則水漫之矣是以謂之困也升之上六其彖為冥升者升而不已也升而不已其困必矣受之以困不亦宜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下坎上兊成卦曰困者初為坎二為離三為巽四為
兊坎為水離為火巽為木兊為金火困於水水困於
金是以謂之困也所以然者坎在其下兊在其上而
離巽陷於其中故曰離明也坎險也巽順也兊說也
離巽為君子坎兊為小人君子見揜於小人是以謂
之困也以爻考之九二之剛為初六六三之所揜九
四九五為六三上六之所揜謂之困也不亦宜乎故
子曰困剛揜也剛揜於柔困之象也困亨貞大人吉

无咎何謂也曰坎險也兊說也在險而能說困不失其所亨也顔氏之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兹其所以為亨歟貞正也固也困之六爻三陰揜剛者也三陽為柔之所揜也然三陰雖能揜剛而皆不得中據非其位三陽雖為柔揜而二五得中不失其正夫二五者困之所謂大人者也以此為正以此為困吉又何咎哉然而不曰大人貞吉而曰貞大人吉何也曰大人者以剛中為正者

也小人者以過中為正者也貞乎大人則吉貞乎小人則凶舉此以明彼也有言不信何謂也曰九四九五皆有兊體為口舌故有言象當困之時所有言而不見信固其宜矣若尚口而爭之則衆我而逐物窮自招也夫惟君子剛中而守正居易以俟命斯為善處困矣或曰吾子言兊為小人而九四九五體之何也曰易者易也變通不窮之謂也由四象而言之則以坎兊而揜離巽是以謂之小人即六爻而論之則

九四九五見揜而能説是以不失為君子也象曰困德之辨也困而不失其亨君子之所以辨於小人也又曰困窮而通即所謂不失其亨是也又曰困以寡怨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何怨之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者兊也水者坎也水在澤下不曰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也曰水以流行為功在澤下澤不流无水之象也所貴乎澤者貴其説萬物也水在澤下足以

自潤而不足以及物澤道困矣謂之无水可也水不及物豈澤之願哉致其命之當然遂其志之所樂則在困而常亨矣富貴利達命也仁義道德志也

雜卦曰困相遇也

困之為卦以剛為柔揜而成其在六爻以剛柔相遇為義何則君子小人如水火之不同如薰蕕之不並幸而不相遇則已若使薰蕕同器而藏水火同釜而爨則火必見揜於水薰必見揜於蕕此困之所以為

剛揜也是故九二與初六相遇者也九四與六三相遇者也九五與上六相遇者也此其所以為困也困之諸爻剛柔相半非多寡之不齊强弱之敵也然其所以為困者初六揜於下上六揜於上而三陽陷於其中故也其所以困而卒為亨者九二得下卦之中九五得上卦之中而三陰皆不當其位故也然初六心合六三然後能揜九二六三心合上六然後能揜九四九五譬如陰柔小人締交合黨以困君子而其

君子能剛中而守正不失其所亨則小人自困矣故卦雖為困其實亨也困者三陽也困之者三陰也三陽文言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者言相近而不相得也小人之困君子不過困其酒食車服而已而君子之道不為之困也三陰文言困於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者言相與而不能相濟也小人易合而難久既已困君子矣及其勢窮力盡視其黨與无足恃以存者是以困窮而莫之救也即其相遇以求之

六爻之義槩然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四離兊也故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初六合六三以困九二者也有應在四而反交於三陰柔不中不當其位相與而不能以相濟也三體巽為木孤立二陽之中株木之象也初與三皆坎坎為谷巽為入最處坎

窟之下入于幽谷之象也三之不能庇初猶株木之孑立而不能庇物也初之不能助三猶入于幽谷而不能出也是以有臀困之象焉臀體之末初六是也自三視之為臀也求全處安而不能進者也望庇于株木其困不亦宜乎夬之九四姤之九三皆指上六初六為臀此獨指本爻者易之互文皆如此也說者或謂六三為臀則失之矣故曰三歲不覿自初至四所歴三爻初為坎四為離離性炎上坎性趨下離明

也坎幽也初六有應在四而乃入于幽谷至于三歲而不覿其配焉凶可知矣故子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初六之不明故至於此也王弼曰幽者不明之辭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於初六六三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故曰困于

酒食朱紱方來坎為酒離為食相近而不相得故有
困于酒食之象離南方之卦其色赤二與四皆離故
有朱紱方來之象故曰利用享祀夫酒食者享祀之
所須也朱紱者享祀之所服也雖无酒食之豐而不
失朱紱之服以之享祀何所不可夫豈以酒食之困
而易其志哉此君子之所以亨也故曰征凶无咎向
若困于酒食遂往而求之凶固宜矣又誰咎乎而子
曰困于酒食中有慶者言二雖困而不失其中故有

朱紱之慶也二言有慶五言有說即彖之所謂險以說繫所謂窮而通者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下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死也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六三合初六以困九二合上六以困九四九五者也然

皆陰柔不中不當其位相與而不能相濟初入于幽谷故有困于石之象二剛而在下故有據于蒺藜之象初之不足恃猶石之頑然而不能生物也二之不可揜猶蒺藜之堅而不可據也木之遇石木之困也據于蒺藜其傷必矣上六則其所位宮也三非陽也自以為陽陽而求配於上六上六非其配也是入于其宮而不見其妻也三既不得志於二又不得志於初反入其宮不見其配凶可知矣故曰凶子曰據于

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又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言六三不知初之无能為而挾之以取困其名辱矣不知二之不可乘而揜之以速禍其身危矣故初之不覿其配三之不見其妻皆謂小人不安其分而不行險以徼倖既失所圖則顛沛失措无投足之地此聖人深見小人之情狀而告戒之如此之明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下體為離上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乘乎六三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四之見揜於二陰與二五同患者也然四不中不當其位故下應於初而比於三初既入于幽谷不能自出三又困于石據于蒺藜四乃徐徐其來以從五焉兌為金坎為車相近而不相得故

有困于金車之象夫金者祭祀之所陳也車者祭祀之所乘也祭而無金輿車冝不可以祭矣然茍有明信則筐筥錡釜可以薦於神義弗當乘則舍車而徒所以賁其趾夫豈以金車之困而易其志哉此君子之所以亨也故曰吝有終當困之時君子為小人所困者也四不能亟從君子之朋而徐徐以待小人之配其為可羞吝宜矣然以其承於九五五為之與是以幸而有終也故子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

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兊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於上六連於六三二爻皆巽而三又坎也故曰劓刖困于赤紱劓刑其上也刖刑其下也兊為毁折故有劓刖之象九四雖與五比而下應於初是以九五上見劓於上六下見刖於六三夫二五皆見揜其為劓

剛則同也不言於二而言於五者明其不獲四之助也二離而五兊也二四皆以陽居柔獨五以陽居剛則其見揜有甚於二四者矣是以係之劓刖也離為赤紱二四皆離而五獨體兊相近而不相得故有困于赤紱之象在二謂之朱在五謂赤古之制服蓋有其別矣鄭康成云韍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大夫赤而已蓋互而言之與赤紱者祭之所服也祭而无服宜不可以祭矣然禮有弗

獲雖降服以祭可也夫豈以赤紱之困而易其志哉

此君子之所以亨也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孟子

有言不得不可以為說无財不可以為說五體兌為

說九四不獲於初然後反而從五故徐有喜說之道

焉夫君子之所重莫重於祭酒食祭之所須也金車

祭之所用也赤紱祭之所服也小人之肆志也初困

其酒食中困其金車終困其赤紱而君子恬然不以

動其心則其所以自處者可謂綽綽然有餘裕矣彼

小人者其能卒困之耶故予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夫酒醴牲牢金車赤紱固所以事神之具然君子剛中守道不為利害得喪易其本心乃鬼神之所福也其曰祀曰享曰祭者以言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無所不可蓋互言其文也或難愚曰孟子有言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則不敢以祭唯士无田則亦不祭而此言困于酒食金車赤紱皆可以祭何也應之曰孟子固言仕

如此其急也又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然而孟子以謂士无田則不祭三月无君則弔若是則不由其道而得之者吾恐孟子有時而從之也且孟子既不肯枉道以事人不獲犧牲粢盛以共祭祀然則獨不祭其先乎聖人則有菜羮瓜祭之語尊酒簋貳之文烏有所不祭哉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薦之鬼神此語蓋本於詩之召南吾不敢以孟子之説

而易聖人之經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巽也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於九五之兊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上六合六三以困二陽者也三體巽巽為蕃鮮而合於上六故葛藟之象五體兊兊為剛鹵而在巳之下也故有臲卼之象三之不可恃猶葛藟之不能自立也五之不可揜

猶䡾硊之難乘也按文當曰困于葛藟據于䡾𣌰脫

一據字三與上皆巽巽為木然自初視三則初為石

而三為株木自上視三則上為水而三為藟葛木之

有葛藟木之困也東坡曰以柔用剛則乘之者至以

為蒺蔾以剛用剛則乘之者以為䡾硊而已據于䡾

硊葢不可也故曰動悔有悔征吉者為上六謀之之

辭也謂動之有悔然而不動未嘗无悔也盍改圖乎

征猶行也惟速去之乃為吉矣他爻拚剛者皆有凶

象惟上六居卦之窮窮則能變下无其應行莫之繫是以免於凶而獲征吉之辭也故子曰困于葛藟未當也以陰居柔疑若當位矣然一卦之上豈陰柔之所宜居亦為未當也需之上六亦曰不當位與此同義動悔有悔吉行也吉字當讀為句絕言既曰悔而又云吉者以其能行故爾 闕

坎離兌巽

巽下坎上　井

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之成卦困之反也自困之井坎反居上兌反為巽上下相易而成也坎為水兌為澤巽為木水在澤下不足以及物是以謂之困水在木上則有及物之功

矣取諸井象不亦宜乎所以然者兊已上窮其勢必反下是以復入于坎而成井象也或曰離兊反巽而剛揜之象自若也烏在其不為困乎曰困之諸陰皆不當位而于九五無相允之情是以揜之而為困也井自九三以上皆有離下坎上既濟之象謂之剛揜不已疎乎故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

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下巽上坎成卦曰井者初為巽二為兌三為離四為坎巽入也坎陷也入而陷焉溺人之象也為其有兌離之象焉兌說也離麗也說而有所麗是以謂之井也巽木也坎水也木入乎水臧水之象也為其有兌離之象焉兌上缺也離中虛也比木之所以受水也兌上行也離炎上也比木之所以上水也是以謂之

井矣故子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范諤昌曰巽乎水當作巽乎木愚謂不然巽自是木矣豈得云巽於木乎巽入也木入乎水而水在木上斯以為井之象矣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何謂也曰井者困之反也困反為井而二五不變是改邑不改井之象也井也者君子之德也邑也者衆人之居也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者以其剛中也剛中也者泉在其中也改邑而亦改之則非是井矣人之見

是美井遷而就之至於成邑則有之矣未有井憂不食遷而就邑也是故政教有時而汙隆風俗有時而媺惡而君子之道終始如一曾不少變然後可以比德於井矣井之為德旱而不竭潦而不盈人之我取於我何得人不我取於我何喪取者日來去者日往或往或來而為井者常自若也故曰往來井井若貪得而患喪惡往而好來則隨物而遷徙矣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何謂也曰汔幾也繘綆也瓶汲器也

羸敗也巽為繩故有繘井之象離為大腹兊為毀折故有羸其瓶之象焉幾至而未至者其綆短也綆短而不及泉與未嘗有綆同也瓶既敗矣雖有綆安施乎故子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綆短而不及泉是求之未至汲之未深賢人之不為我用致誠而盡禮焉可也未可以望其功也羸其瓶是無以受之者也内惑於聲色外蔽於諂諛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士將望望而去之雖得之亦必失之

此其所以凶也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謂之凶也不亦宜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者坎也木者巽也木上有水井之象也或曰古者汲用瓶甕木上有水何義也曰木上有水轆轤桔槹之象也然謂古者汲用瓶甕本无所據亦陋者之言爾彼以彖言羸其瓶文言甕敝漏故有是說不知文彖之辭因羸敝而言瓶甕耳耒耜舟楫弧矢杵臼之

利皆聖人作盖中智之所不及也若夫汲用缾甕可以施於尋丈之閒過此以往至於九仞而後及泉者非復缾甕之所能汲用木器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況天地自然之象已寓於制器之前乎君子以勞民勸相何謂也木上有水勞而後得之者也苟有以與之雖㵎暑霑汗祁寒凍膚而抱甕出灌者不以為勞苟无以與之則弃而莫之顧矣井之為德取之而不竭用之而不窮者也隨其力之多寡而各得其所欲

者也是以汲者四面而至焉君子之所以勞民勸相亦如是而已何使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雖重賞以勸之嚴刑以驅之而民弗從矣

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不相遇則不能相困故困以相遇為義泉之在地其脉流通故井以通為義困以三陽為君子三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貴而陰賤也井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而陰虛陽動而陰静也是故井之諸爻義

皆相通而以中正上下為吉凶之決何也正且潔者井之正也清且寒者泉之正也何謂中邑居之會也何謂上汲引而出之也何謂下流濁之所鍾也初六在下曰泥六四在中曰甃上六在上曰收曰幕此言井也九二不正則无與九三不中則不食九五中正則井洌泉寒而人食之矣此言泉也井之為通其是之謂歟故繫曰井德之地也居潔則清處穢則濁所以德為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即所謂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者也又曰井以辨義泥之所不能侵鮒之所不能射敝漏之甕所不能汲君子之所以辨義如斯而已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充故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夫泉出於地中而井施於泉上初六之陰有井之象矣而下无陽

爻是有井而无泉也處於最下不中不正則泥塗濁穢之所歸也兊為澤巽為入故有井泥之象兊為口而與巽不相得故有不食之象舊井者泥之甚也无禽者不食之甚也夫以初六之无泉宜若不為井矣為其居於剛者是以猶有井泥之象焉是泉與泥相混者也井之有泥人之所棄禽之所食也舊井无禽則泥深而泉竭矣有井而无泉禽亦棄之也子貢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初六之謂矣故曰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此與乾初九九二之象文同而㫖異矣初六以不中不正而居於下流其始見棄於人其終見棄於禽然則君子之所養與其所居者可不謹哉唐八司皆一時名士也如柳宗元劉禹錫猶欲自扳於溷之中所謂井泥不食者也至若韋陸之徒則人禽皆舍之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允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乘

於初六之巽故曰井谷井谷坎井也兊為澤巽為入故有井谷之象井之道上行泉在下而井在上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矣而上无隂爻是有泉而无井也為其居於隂而乘乎巽是以有井谷之象焉水之所鍾而為谷人之所以汲為井也所以然者不正而中故也水之所鍾而為谷非泉之正也人之所汲以為井得邑居之中也故曰射鮒甕敝漏鮒小魚也或曰蝦蟇也甕汲器也巽為入為魚故有射鮒之象兊為口

為毀折故有甕敝漏之象泉居深井之中非汲則莫能致汲而用漏甕未有能上之者也惟坎井之泉則雖用漏甕而可以挹取之矣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然則九二之不正而得鮒與敝之漏甕宜矣夫泉者君子之所受於天者也而井者君子之所修於身者也有泉而無井是自棄也有井而无泉則亡之矣故子曰井谷射鮒无與也言其上无陰爻莫與井之是以鮒得而射之也或曰吾子以不

正為二之咎而夫子言其无與則豈二之咎乎曰惟其不正是以无與使九居初而六居二是正而有與也泉尚寒而在邑之中則井斯潔矣豈有以之坎谷而反棄之也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上體為離下體為兊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而承於六四二爻皆坎而四又巽也故曰

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兌為澤離為明故有井渫之象離為食巽為不果故有不食之象坎為憂傷為心病故有心惻之象渫清也清者泉之正也九三正而有與是泉清而井潔矣然而不食者非邑之中矣我三自謂也行道之人見井渫而不食則為之惻然是為我之故而惻其心也夫以三四離坎相配而有不食之象者巽兌為之間也三自以應在上雖與四比而不相得是以惻之而已矣夫既惻之則曷為不食之

歟曰是井也可用汲而得之也非若九二之谷可挹而取之也汲者非瓶與繘則莫能致瓶與繘非行道之所有也是以心惻而不得食也故曰可用汲可用汲者誰與其邑居之人也瓶與繘居者之所有也居者汲之則行者亦沾其賜矣故行者樂以告居者曰是井之渫也非汲則莫能致也苟從吾言吾與子皆得而食之矣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以九居五其體為離故有王明之象民之見賢而不用賢者又不求人

之知則欲以告其王庶幾吾王之明汲而用之則民與王並受其福其心豈不然也故子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人之惻而非井之惻也求王明者人之求之而非井之求之也明者知渫之可食而賢之可用也此所以受福也司馬遷乃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是何言也王安石乃曰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惡是何言也君子之不求也豈以為要君之術也哉或曰蒙之象

曰山下出泉蒙謂坎為泉也今吾子以澤為泉毋乃非歟曰澤止水也坎流水也山下出泉謂流水也故坎取之今井渫不食止水也而兊取之不亦宜乎哉若夫九五之泉上下皆坎則取諸左右逢其原且北方之氣是以謂之寒泉也曰然則九二之兊謂之井谷何也曰水之所鍾而為谷亦止水之象也曰九二之井注而為谷也九三之井渫而為清也吾子皆以為止水九五之井洌而泉寒也吾子乃謂之流水何

哉曰九二九三之水汔也汔出於本爻則其止可知矣九五之水坎也坎在其上又在其下則謂之流水宜哉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上体為坎下体為巽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乘於九三二離汔也故曰井甃无咎三與四皆正是井潔而泉清矣然而不食者非邑之中也治其井甃使之无咎而已矣坎為水為勞巽為工

為潔故有井甃之象井雖渫而不食久而弗修亦為廢井矣惟不忘於甃甓隨其罅漏而修治之則汨之所不能混鮒之所不能射是以為无咎也顏淵曰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井之自修如此然而不食則非井之咎也故子曰井甃无咎修井也井雖不食而不忘於甃然後為井也君子雖不見用而不忘於自修然後為君子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以中正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介於六四上六之間二爻皆坎而四又巽也故曰井洌寒泉食洌潔也巽為潔故有井洌之象離為食為大腹故有食之象洌者井之正也寒者泉之正也食者邑之中也安有井洌泉寒在都邑之中而不見食者乎故子曰寒泉之食以中正也或曰吾子以陽為泉陰為井今謂坎為寒泉則六四當之矣而又係之九

五何哉曰此雜卦之所謂通也泉之在地其脉流通故說卦坎為通今九五之泉在六四上六重坎之際則是左右逢其原也泉寒井洌不亦宜乎或曰坎為水離為火坎為冬離為夏若六四之坎為寒泉至於九五之離則當為溫泉矣曰此則五之所謂食也其烹而食之義乎雖烹而食之猶謂之寒泉也九五則三之所謂王明者與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大成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於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兊也故曰井收勿幕冪覆也本或作冪非也收轆轤也舊說為綆非也坎為輪故有收象又為隱伏故有幂象井道上行在一卦之上井之大成矣收與冪皆在井上欲其罾汲而患其施冪也收則一取而有餘不冪則衆汲而无窮所以然者以其遠應九三近乘九五泉源之富足以養而不窮故也故曰有孚元吉坎為有孚離下坎上既濟

之象是以謂之元吉也故子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其言元吉之辭不於五而於上者井雖見食有冪而元收則所施不廣未得為元吉矣夫以孔子用於一邑而一邑治用於一國而一國治可謂井洌寒泉食矣然而不得施之於天下而止於國邑豈得為元吉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五至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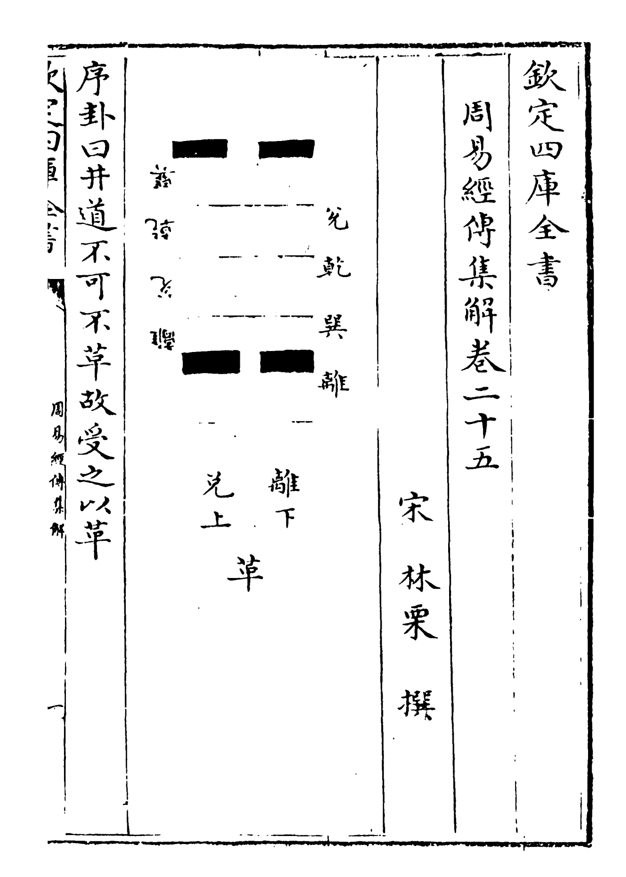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朱纘曾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五

宋 林栗 撰

兌乾巽離

離下兌上 革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之成卦井之變也自井之革巽反為水木入為離上下相易而成卦也巽為木坎為水木入乎井水之象也離為火兌為金以火克金從革之象也然序卦言井道不可不革何也曰井之上六收而勿幕可謂井之大成矣然纖塵微垢積少成多久而不革將有時而不食焉時而革之所以日出而日新也革之所以次井者義取於涸滌而成卦為革者義取於烹治是故全卦之體有爐鞴之象焉夫金火同居而革其初則水與木也水坎也木巽也木革而成火水革而

成金是以爲離兌也此革之所以次井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

下離上兌成卦曰革者初爲離二爲巽三爲乾四爲兌離爲火兌爲澤澤水也水火之性不同居者也水遇火而竭火遇水而滅爲其有巽乾之象焉乾爲金

巽為木為風以火炎木以風鼓之以變澤中之金而成堅剛純粹之金是以謂之革也兊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之志不同行者也中女儷坎少女妃艮為其有巽乾之象焉乾為父巽離兊為三女三女合而坤之象見矣乾坤相遇而變化成焉是以謂之革也故子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息止也言水能止火不為之竭火能止水不為之滅也所以然者金在其中也夫兊西方之卦有金之氣焉必有

乾金之象而後澤之為金可見矣水火相息則宜有離坎相配之功而此則二女同居是以不為配也二女同居睽之象也而此則下離上兌是以不為睽也既不為配又不為睽是以其志不相得而已夫水火之相息二女之同居豈能久處而不變乎此卦之所以為革也革之言變也合離之一陽去兌之一陰而後有乾金之象是金得火而去其頑鑛以成百煉之剛也謂之革也不亦宜乎革已日乃孚何謂也曰已

先儒讀為巳事之巳近世朱震讀為戊巳之巳愚讀為辰巳之巳巳者巽也在歷為巳在易為巽巽巳者金火同居之位也火盛於離金盛於兊然而不能以相革也其在四時五行六律八卦十日十二辰二十四象惟巽巳之位有金火同居生成之象焉巽於說卦為木為風是金火同居而濟之以木與風其從革也不約而孚矣巽也者乾之對也巽位東南而乾位西北是離之火兊之水革於巽之木而成於乾之金

也革之六二上六為巽九三九五為乾六二革而應於九五上六革而應於九三巳日乃孚其斯之謂矣六二之辭曰巳日乃革之是其證也所以然者巽之言入也巽而入之之謂也君子之為政將欲有所革命創制移風易俗其必巽而入之民乃孚矣成湯之克寛克仁所以彰信於兆民也文王之徽柔懿恭所以作孚於萬邦也其巽而入之之謂乎不言巽而言巳者猶震之稱甲而兑之稱庚也葢必擬諸形容而

象其物宜乎或曰金生於巽盛於兊吾子以為從革於巽則是金旣盛而復反其初乎曰非也金盛於兊而戰于乾乾與巽相遇然後火木合而金成器矣從革於已不亦宜乎蘇氏曰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此說非是非革令而人不信則令有不從不從而强革之亂之所生也盤庚之遷都所以矢言籲衆如此之煩者必欲其信而後革之也商君之變秦法也猶將徙木以示信而況革之君子不待人信

而遽革之哉故君子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言久而後信也元亨利貞悔亡何謂也曰此與乾之元亨利貞象異而指同矣震坤艮坎者所以為屯也離巽乾兌者所以為革也乾之象見於三子坤之象備於三女屯之所為元亨利貞者也坤之象見於三女乾之象備於三子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也元亨利貞者天地之行四時之序也君子之革令剛柔寬猛如天地之行如四時之序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其悔乃亡矣故子曰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文明以説者取諸重象也大亨以正者取諸四象也文明以説者所以行令也大亨以正者所以始終持守之道也夫所謂革者將以舉其偏補其敝必有所悔所謂革也革而不當悔滋甚矣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以君子謹慎而不敢輕為也夫子旣釋象詞又從而暢之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之革寒暑也寒

暑相革而四時成君子之所以治歷明時者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法天地之革也湯之代虐以寬武王之反商政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亦猶是爾革之時義顧不大哉而世之論者乃以革命為受命易姓之事而謂必若湯武乃為順天應人使曹操司馬懿等得以藉其口為逆亂之事夫所謂革命者變其政令也順乎天者法寒暑之變也應

乎人者從其所欲而去其所厭也夏商之敝至於桀紂極矣桀紂不能革而湯武能革之所以桀紂亡而湯武興也如使夏商之季得一賢王能舉偏而補弊是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而何必湯武也哉故曰伏羲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彼皆以聖繼聖而猶曰通其變云者法有所弊政有所偏也天地之運日月星辰之行久而不能无差而况人事之推移世道之反復可不觀其弊而救之哉愚惡

夫世之助亂者每以湯武順天應人為口實故不敢

不辨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者兊也火者離也澤中有火其氣必變或為温泉或為膽水或為丹砂硫黄皆火之所革是以謂之革也君子之治歷明時取變革之義而已夫歷聖人所以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驗晦望弦朔以定分至啟閉以歸閏餘以正歲時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行之歲

久未嘗无差自黄帝以來至于三代其歴法世變莫可考已至漢太初唐大衍皆為後世歴術之宗然未數十年悉與躔次不應又從而改之者豈固為異哉天道之行不能无變故也是以聖人上稽天象而治歴以明時俯察民情而革命以化俗皆取諸澤火之象也

離卦曰革去故也

革之成卦以水火相革而成其在六爻而革去其故

為義何則井之革所以去其故穢也金之革所以去其故鑛也政之革所以去其故弊也革之言變也尊者變法卑者聽焉賢者變禮不肖者從焉是故革之諸爻陽為革命之君子陰為革從之小人陽尊而陰卑陽貴而陰賤也然而革有四陽二陰初九九四无應而在下九三九五有應而在上其皆革命之君子乎曰有應者我之革物而物之從革也无應者所以革而去之之道也是故初九離也九四兑也離為火

兊為水宜若從革矣然而其畫皆剛其象皆柔居相應之位而无相與之情是則我不能革而物莫我從也九三九五乾之六二上六巽也乾為金巽為木一剛一柔一健一順二者相得合而為用矣水火伏而金木見革之所以為去故也或曰吾子之釋序曰金火同居而革其初則水與木也木革而成火水革而成金是以為離兊也今乃曰水火伏而金木見夫水火既伏而木不毁何哉曰非此之謂也木者所以為

火也火既息矣木焉得存乎所以云爾者金成器而用於木然後革之功成矣是故九三有三就之孚九五有未占之孚者我之革物也六二有巳日革之上六有革面之順者物之從革也初九有黃牛之鞏九四有改命之孚者言乎所以革之之道也是故木革而成火水革而成金卦之所以序也水火伏而金木見爻之所以分也革之去故斯其義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六二之巽故曰鞏用黃牛之革黃者中也牛者順也革者堅也二為中巽為順為繩故有黃牛之革之象離也者火之壯也巽也者金之穉也以金之穉當火之壯將无餘蘊矣故六二之巽必用黃牛之革以自鞏固雖初九炎炎之盛亦無如之何矣所以然者革之為道必剛柔寬猛相濟然後民說而從之今初九以陽居剛不得中行而體乎炎上是過乎剛者也雖

承六二而離巽无相與之情譬猶人之革金而遇黄牛之革雖嚴刑峻法極其威勢民弗從矣故子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遯之六二其體為巽其繇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與此同象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承於九三二爻皆乾而三又離也故曰巳日乃革之巽在巳位故有巳日革之之象巳也者木之將廢金之

方生而火之未盛金火木相得而應乎乾乾也者金之精明堅剛純粹者也以將癈之木濟未盛之火革方生之金以為精明堅剛純粹之金如是而乃革之得其道矣所以然者二五皆得乎中巽而入之故也二之於五也未占而孚之五之於二也既孚而革之其有不從乎故曰征吉无咎征猶往也在三與五往而革物者也在二與上往而從革者也二往則應乎五不往則承乎三三雖乾也而雜乎離則二之往也

宜矣自二而往至五為乾金革而成器吉又何咎哉

故子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嘉耦曰妃二五之謂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

矣

九三上體為乾下體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六而乘六二二爻皆巽也故曰征凶貞厲凡

易以征為凶者則貞為吉以貞為厲者則征為亨今

九三之辭兼乎征凶貞厲者何也為其剛而不中又

在下卦之上故也剛而不中易失之過是故不可以征征則有妄動之凶矣然則可以貞固守之而不變乎曰不可也窮則變變則通九三上六皆窮而當變者也雖欲貞固守之能无厲乎是謂以水濟火以火濟火季世之弊皆由此也然則當如之何曰革言三就有孚可矣革者變也言者命令告戒之謂也三以上為乾巽乾為變巽為命故有革言之象自三至上所歷三爻故有三就之象就即也君子之革物有不

待言而人信之者有言而後人信之者道有升降德有隆汙也九三之革不免於言矣至於三就而告戒之亦已煩矣然而不可已者必待其孚而後革之也此盤庚之三篇所為作歟或曰然則二五之不為革言何也曰巽在下則為從命在上則滕口而已夫離也者火之盛也巽也者金之生也乾也者金之熟也乾巽相得金既成矣而益之以離是三就而不已矣征凶之戒不亦宜乎曰然則三就而不孚如之何曰

夫民者至愚而不可輕至賤而不可易者所謂三就而告戒之者欲其曉然知上之德意非厲民以自為也茍為三就而不孚則吾之所以革之未必當也可不深思熟慮必求其當而後革之歟終於不孚而遂為之者與未嘗告戒何異也故子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此聖人舍已從人忠厚之至也或曰金之剛者百鍊而不變而易之取象止於三就何哉曰井也者君子之德也革也者小人之德也君子之德不隨世

而變故改邑不改井小人之德唯上所化故巳日乃孚苟為百鍊而不變是則君子之德矣而何革之云乎抑猶有說焉金火木相得則雖百鍊而何傷所以戒之者金旺而火盛也學者觀其象而玩其辭庶乎得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上體為兑下體亦為兑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介於九三九五之間二爻皆乾而三

又離也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九五革六二者也所謂大人虎變是也九二革上六者也所謂君子豹變是也九四介於其間獨无所革蓋言乎三五所以革之之道也九三九五有剛健之才文明之德足以革物矣然而不行之以柔不濟之以說未有无悔者也是故初九以陽居剛而體乎離係之曰鞏用黄牛明其不可以有為也九四剛柔相濟而體乎兊兊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於是係之曰悔亡有孚改命吉明

其可以有為矣象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四之謂也夫革也者豈厭故而喜新哉積日累月因循苟且其治敎政刑必有偏而不起之處剛柔寛猛必有不得其平者也必若九四以聦明果敢之才而濟之以寛和仁厚之德其慮之必深其謀之必廣其施設緩急必得其宜其斟酌淺深必得其當若是而革人豈有不孚者哉在我旣當在彼旣孚以此改命吉何疑矣或曰九四无應而言有孚何也曰孚者二與上也孚之

者五與三也然三五居剛而行剛未必能使之孚所以有孚者皆四之功也四在五之下三之上五先得之故未占而有孚三後得之故三就而後孚也或曰革以金火成卦而九四上下皆兊也其不取諸金以為之象何哉曰乾之六爻皆龍也而九三則不取諸龍噬嗑六爻皆食也而初上則不取諸食言各有當也夫金非火則无以致其用九四下不應初而三五各從其配是有兊而无離也有兊而无離則金不從革

是故不取諸金而取其剛柔相濟以為革物之道不亦可乎故子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若九四之志則可信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之巽故曰大人虎變虎西方之獸故兑為虎乾亦為虎與二卦之為金同也夫虎之所以雄於百獸百獸畏而伏之者非直爪牙之利噬齧之貪也其必有以伏之

矣故龍為仁虎為義傳曰虎不食班恐傷其類此其所以為義也是故聖人有取焉夫革之成卦本以火革金為義至於九五金成器矣故不取火之克金而取諸金之克木也乾為金巽為木乾為變巽為伏變於此而伏於彼是虎變之象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是故令之從違俗之㜸惡在我而已不在民也易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以九五為虎則知九

三之為豹也以上六為革面則知六二之爲革心也豾變則豹豹變則虎虎之變也文㨂而着百獸望而畏之知其為虎也不待占决而孚之矣是有以服其心故也豹之變也文密而駁遠而望之未必知其為豹也是以三就之而後孚也是未有以服其心故也所以然者九五剛中而况三之剛過乎中也九五純乾而九三之乾離乎離也乾為大赤離又為赤則其變駁而為豹也不亦宜乎故子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炳者明也蔚者茂也或曰然則大人革也天下心說而誠服其道可得而聞歟曰中而已矣中也者當於人心之所欲也當於人心合其所欲宜其未占而孚之也夫九三者豈固違於人心咈其所欲而强革之哉葢亦有不得已也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是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皆小人也彼懷土而不知德懷惠而不知刑若政失於猛而革之以寛固宜其悦也若政失

於寬而革之以猛豈不盡當其心而順其欲也哉漢高祖約法三章而秦民大說者當其心而順其欲也盤庚遷都以避災而商民胥怨者違其心而咈其欲也由此言之三五之革皆適乎時之宜所以有大人君子之辨者九五中正也以位則王也以德則聖也九三居下卦之上以位則公也以德則賢也非特如此而已也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商人作會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九五九三之辨也孔子將為魯司寇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逐其妻愼潰氏徙其族者未占而有孚也子產為政於鄭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詠之三就而後孚也此九五九三之辨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九五二爻皆乾而三又離也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九三之謂君子上六之謂小人也正體乾離故有豹變之象上六一卦之上故有革面之象革之諸爻皆上行獨上六居卦之窮有反面内向之象是以謂之革面也然上六遠三而近五五王也三公侯也上之革面也豈能越五以從三乎故曰征凶居貞吉上之征也越五以從三是以凶也

其居貞也遠三而近五是以係之吉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三猶從五而況於上乎故子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革之君也非九五而誰哉頤之六五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與此同

離兊乾巽

巽下
離上
鼎

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之成卦革之反也自革之鼎離反居上兌反為巽上下相易而成也離為火兌為澤巽為木澤中有火其氣必革有不待於人為者是以謂之革革者變化之名也木上有火麗物而着非人所為則不可得而見是以謂之鼎鼎者亨飪之器也亨飪之器必以從革而後成則鼎之次革宜矣而序曰革物者莫若鼎說者曰亨飪之器革生而為熟亦革物之義也夫革

生而為熟取諸亨飪謂之革物可也方於甄陶冶鑄之功則劣矣而謂革物者莫若鼎不已疎乎愚謂金火同居革而成器器之大者莫若鼎故以鼎次革也或曰聖人立象以盡意革有甄陶之義而象不能具何哉曰三女合而坤象着矣坤者土也甄陶之象有不備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深求之而已矣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下巽上離成卦曰鼎者初爲巽二爲乾三爲兊四爲離離爲火巽爲木木上有火鼎之象未備也爲其有乾兊之象焉乾爲金兊爲澤金鈌以爲器膏澤以實之然後火木之用濟矣是以謂之鼎也離文明也巽潔齊也潔齊而文明鼎之義未備也爲其有乾兊之象焉乾健也兊説也健以爲坎説以爲和然後潔齊文明之美彰矣故子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全

卦之體有鼎之象焉古之為鼎者虛其下而實其中耳其傍而覆其鼎聖人作易取以名卦而制器之象居然可見矣若夫鼎之取於易易之取於鼎則不可得而知也是故革鼎相反而成革有冶鑄之形而鼎有亨飪之象或曰革鼎皆以水火金木而成而冶鑄亨飪之形初不相遠何自而為革何自而為鼎乎曰冶鑄者虛其上而承其下亨飪者虛其下而覆其上此革鼎之辨也曰若是則革鼎皆象也夫子不言革

象獨於鼎言之何也曰革其義也鼎其器也器可以象指義不可以象言也革之六爻不指象以斷臧否而鼎之六爻即鼎象以辨吉凶也或曰若是則井與鼎皆成象之名而井之六爻以井為別夫子不言井象獨於鼎言之何也曰井之為象因地而成鼎之為象无所待於外也井之為象井與泉而已有有泉而无井者有有井而无泉者而鼎之為象有足有腹有耳有鉉有鎣一物不具則非鼎也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无非象者聖人舉顯以明微將使學者觸類而長之耳是故以水巽水有汲引之象而謂之井以木巽火有亨飪之象而謂之鼎易之取象豈一端而足哉夫鼎之為器也大其為用也重古者祭祀賔客及王公膳羞陳其鼎俎各有等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公侯大夫以次降殺故樂正子謂孟子前以三鼎後以五鼎是則鼎之道上行而非下濟者也潔其器精其物脈其水火之齊亨而熟之以奉其

上者鼎之道也聖人以此亨飪以享上帝而天下以此亨飪以養聖賢斯以為鼎之道而已矣故子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養字用去聲讀下奉上之義也據文當曰天下亨以養聖賢傳寫者誤天為大遂去其下字耳或曰鼎之為養當被天下而止於養聖賢耶何其不知鼎之義也記曰君者所養也養人者也養人則不足故也聖人之養天下也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滲漉而不言其所

利故其施也博其濟也衆若取鼎實以養之其與能幾何此齊老人所以知威公之衣食不能徧遺天下也或曰舊說以養聖賢與頤卦養賢同義士之賢聖者人君得而養之則天下均受其賜矣此又不然聖人之養賢也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德聖則位高功崇則廩厚而區區以鼎實為養者子思之所以去魯不能為鼎肉僕僕亟拜者也是非養君子之道故也是故鼎之道上行而非下濟者也夫言各有

脩理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自上施下也此言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天下亨以養聖賢自下奉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如天地之養萬物也天下亨以養聖賢如聖人之享帝也義理燦然不辨而明矣謂士之賢聖者人君得而養之雖於義无害然國之事无大於享帝者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焉七日戒三日齋猶懼不敬豈有聖人以此享帝而亦以此養士享帝為小而養士為大乎必不然矣

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焉得一例而言之乎鼎元吉亨何謂也曰巽巽也離明也巽而明者取諸人以為善也初六六五其體皆巽巽以不賢進而上行至於六五得中而應乎剛則天下之賢才皆出而為我用身无過舉而國以乂學元吉而亨斯之謂矣故子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傳曰管仲善制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調和之奉而進之

而君不食則誰能強之是故君子之取於鼎也進德修業涵養其器能以俟上之求則亨飪之義也聖人之於鼎取象也任賢使能并謀而兼智以成太平之功者則舉而食之之義也元吉而亨不亦宜乎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者巽也火者離也木上有火木生火也炎之以火而繼之以薪鼎之象也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反革而取之也夫革者澤中之金冶鑄而成器也而鼎者亨

飪之器一成而不變者也方其在革也鼎之反覆不可知也及其為鼎矣固當正位而安措之然後可以就亨飪之事而革之功以成是故革者所以改命而鼎者所以凝命也凝成也有堅凝之意也當革之時尊卑貴賤有易位者矣紀綱號令有變常者矣旣革之後位不可以不正命不可以不凝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正位也不朝行而夕改不始勤而終怠者所以凝命也以爻考之革之九五革之六二是已而

九三為革上六不亦上下易位者乎初九則不可有為九四則改命而吉不亦施設變常者乎至鼎則九二應於六五為亨九三御於上九為吉若九四下從初六則有覆餗之凶斯正位凝命之義也故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義亦通矣

雜卦曰鼎取新也

鼎之為卦以木巽火而成其在六爻以亨飪取新為義說者多疑去故取新之義乎以治鑄亨飪辨之則

渙然冰釋矣何則八珍以爲羞五味以爲和水泉滑甘火齊調適可以薦之鬼神羞之王公矣物或淤之則棄而不食焉是故爲鼎鑊者必爲之時時舉而新之所以取其潔而已矣故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去故則其下必有所承取新則其上必有所覆二卦之象粲然可覩也是故鼎以虛實相對分爻而以所從上下爲别陽爲實陰爲虛實者鼎之所亨也虛者人之所取也上者舉鉉而羞之者也下者傾覆而竊之者

也舉鉉而羞之者正也傾覆而竊之者悖矣以初六配九四則四為實而初為虛四在上而初在下是謂傾覆而竊之也以九二配六五則二為實而五為虛二在下而五在上是謂舉鉉而取之者也以九三配上九二爻皆實然即其中而論之則三為實而上為虛三在下而上在上是以舉鉉而羞之者也是故初六顛趾而利於出否九二有實而謹其所之九三雖膏而終吉九四覆餗而遂凶六五金鉉以舉其實上

九五鉉以節其剛柔取新之義於斯見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於九二二爻皆乾而四又離也故曰鼎顛趾鼎卦反覆視之皆有鼎象三陽在中鼎之腹也一陰在下鼎之趾也一陰在上鼎之耳也然鼎之足奇耳偶成器以初六為耳則具為趾則欠一以六五上九為趾則

具爲耳則餘一一者鼎之鼏也是耳未嘗餘而趾則

欠也趾欠者或爲顚或爲折而鼏不具則不可以爲

鼎也是故正定其象而爲之鼎焉初六以偶居下有

顚趾之象也夫趾三而欠一折足之象也趾上而不

下覆餗之象也不曰折足不曰覆餗而曰顚趾云者

以其在卦之初鼎於是未有實也未實而顚之是將

出否而至新也故曰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鼎之

出否而至新則賤妾有子之譬也妾雖賤而所出者

貴也方鼎之未用塵穢積焉顛而出之潔而亨之取其實而已矣豈復計其舊也哉妾之於正分非其類也及其去賤而從貴有子以承父則當繫其父矣豈以其出於妾而棄其子哉是故出否而烹新則鼎之實可食去賤而從貴則妾之子可以用也初六為妾九二為子二之辭曰鼎有實是也先王用人或取諸賈販或取諸徒隷用其才德而已豈復問其族類也哉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之謂也故子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如其既實而顛之則悖矣此初之所以為无咎與或曰初六為妾九二為子其象安取哉曰初六巽也巽為長女而在下卦之下謂之賤妾可也歸妹之須亦巽象矣自二至四皆體乎乾乾之初索震為長男謂之子也不亦宜乎其配在四其子在二焉可誣也哉或曰震為足坎為耳今鼎之初六无坎震之象而有耳足之辭何也曰易之取象惟變所適夫子則既言

之矣象曰鼎象也取諸成器之象而不取諸八卦之象也雜卦又曰鼎取新也取其新則其舊者可忘也聖人之言包含萬象酬酢變化无所不該第弗深考之耳以仲尼之智三絶韋編猶未敢以為无過有志於斯者其可易而讀之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乘

初六二爻皆巽也故曰鼎有實陽爻而乾體有實其中矣居下而得中剛柔之不過得亨飪之宜也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六五者二之配也初六者二之仇也初與五皆體巽而從乾故也五遠而初近五上而初下二之所患者在初而已是以謂之仇也有疾者物或害之也幸其物或害之不能即我故二得守其實以應六五之求斯之謂吉矣或曰初所比者二耳安得或害之者與曰謂九

四也四居近君之位不勝其任而覆餗以應初初方就四何暇捨之而即二乎此二之所以保其吉也故夫士有聰明賢智之才苟不能守之以堅磐之以正以自隔於匪人者亦喪之而已矣故爻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世之君子可不戒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下體為兌上體亦為兌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

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陽之間故曰鼎耳革革變也四體離離爲火故有耳革之象自二至四皆爲鼎腹而着耳象者爲其純剛而過中居下卦之上兼巽兑以成體也耳雖出於鼎而根於腹矣金毗而火烈則鼎耳之革不亦宜乎故曰其行塞雉膏不食塞不通也凡物之行也以足而鼎之行也以耳耳革則其行塞矣上无正應而乘承皆剛故有行塞之象也離爲火文明兑爲澤故有雉膏之象居八珍之一食雉之美者然燥而不澤非所

以為膏至於膏而不得食焉則耳炎而不可舉故也士之才德而不用於時或以剛不容物行塞而不通則鼎耳之譬也然上九以玉鉉在上雖鼎耳之革不使之終不食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方雨者言其膏也虧者言其不食也能悔而通之斯可保其終吉矣雨陰陽和也九三上无正應而承乘皆剛謂之雨何也曰鼎之世正位凝命之時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雖有過人之才智而不敢有争心焉六五在上九二九四上九莫不從之

九三雖欲勿從不可得也然三之應在上將視上九以為去就焉上九所謂玉鉉能節夫剛柔者也今九三之才非剛强者之所能容柔弱者之所能制也必得如上九者而為之節焉然則始虧而終悔始於不食而終於遇雨不亦宜乎雖然上九之玉猶亦難遇矣賈誼之徒所以負才挾智而卒以窮死者或由此也夫故子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亨飪者取其熟而已而炎革其耳使不可舉不亦失其義乎義之言宜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為乾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成六五二爻皆巽也故曰鼎折足三陽爻皆為鼎實至四則盈矣四應在初初趾欠一是折其足矣方其在初鼎未有實故謂之顛趾及其在四鼎實已盈故謂之折足也或曰初於四為正應故不可以從其配乎曰鼎有上出之理无下趨之義六五君也九四大臣也初六則小人也四居近君之位五

之所親信也不能守正奉公而下與小人為比是自折其足也故曰覆公餗其形渥凶鼎口盈而足折則餗之覆也不亦宜乎徂徠曰餗糝也糝覆則不可收矣渥沾濡也四乘乎三三體兌為澤四折其足則三隨而傾故有覆餗形渥之象朱氏曰鄭康成虞仲翔本皆作其刑剭死刑也夫為國大臣受君委任而乃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懷愛誤國者凶及其身宜矣故子曰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守公上之餗而覆之任國

家之事而敗之信其罪之當如何也又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君之于小人不可使盈盈必生患若夫君子者則持盈有道矣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而乘九四二爻皆乾而四又離也故曰鼎黄耳金鉉鼎之耳鉉未有不以金而必言黄耳金鉉者黄中色也金之正也鼎耳革則鉉不可舉黄之為言耳之未革者

也亨之得其宜食之得其節故鼎耳黃金鉉可舉矣六五九二皆得中行而有乾巽之合黃耳金鉉其斯之謂與故曰利貞二以剛上行五以巽而下接君臣之道以此為貞則過與不及皆失之矣子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聖人立象以盡意必欲學者深思而後得之故三言耳四言足皆錯互其物宜五言黃耳則正其象矣初為趾五為耳則三陽爻在中為鼎之實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六五之巽故曰鼎玉鉉金鉉所以舉鼎也玉鉉所以調之也學者多不明二爻耳鉉之說六五既言鉉矣上九復曰鉉何耶六陰偶之數曰鉉可矣九奇數也亦曰鉉何耶殊不知六五之鉉鼎之耳鉉也上九之鉉鼎鼏之鉉也耳鉉偶而鼏鉉奇也耳鉉金而鼏鉉玉也玉為鼏鉉者所以示水火之齊而調適之也鼎

甚炎而鉉可舉者必玉也金則革矣故雖六五之鉉可以舉鼎必得上九之鉉以調之然後不失其節焉上九下无所比而當六五調鼎之任其伊尹周公之謂矣鼎之六爻初為巽二為乾三為兊四為離五為巽乾為金兊為金巽亦為金是五爻皆有金象玉於上九體離而已離火也金伏而火見非玉鉉其孰能舉之乾之三爻皆鼎實也九二者五之配也九四者五之隣也皆有以得之矣九三居二陽之間純剛而

中非六五之所能用也其必尊敬師傅以賢達賢然後野无遺材矣故曰大吉无不利若六五之鉉則能於九二而不能於九三可以為吉亨而不得為无不利也或曰六五中行而上下皆應反不若上九何耶六五體柔而用剛上九體剛而用柔體柔而用剛者資諸人以成其剛者也必得九二之臣上下相須乃克有濟體剛而用柔者足乎已无待於物者也使天下之剛者柔者過者不及者皆從我而為之節焉雖

以九三之行塞而不聽之終廢則上九之功也故子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是二人者皆若不足與有為而孔子取之者恃吾有以裁之耳如子路之才而行行之色見於顏面之間非仲尼之門其孰能容之然後知上九之為難能也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孟子取其聲而易取其質其

揆一也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五